

当前位置: [网站首页](#) > [学术争鸣](#)

华容胡氏族谱与古华容县地望新证

江良发

内容提要 今华容县由古华容县沿袭演变而来。华容胡氏族谱所记载的胡刚、胡宠、胡广等汉代历史名人，清楚地证明，古今华容一脉传承、同为一地。1999年修订出版的《辞海》关于“华容”的注解是错误的。

古华容究竟在何处？历来众说纷纭。从史籍专著《二十五史》，到杜佑的《通典》；从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，到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；从历朝历代的地方志书，到1983年修订出版的《辞源》和1999年修订出版的《辞海》，以及现代的史家论著和众多出版物，对古华容的诠释可谓多种多样，各执一词，莫衷一是。

近年来，笔者发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证据。特别是新近发现的华容《胡氏族谱》，为澄清长达一千多年关于古华容的疑问，弄清古华容的真实地理位置，提供了有力的证据。以下，笔者就华容《胡氏族谱》记载的有关资料，结合史籍文献、地方志书、其他有关古今文献，对古华容县地望做一些新的探索和考证。

关于古华容县，史籍文献的记载颇不一致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华容是汉代设置的县，系南郡十八县之一。这个古华容县的地理位置，颜师古注为“云梦泽在南，荆州蕪。夏水首受江，东入沔，行五百里。应劭曰，春秋许迁于容城，是。”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载，华容系南郡十七城之一，侯国，云梦泽在南。郭璞说云梦泽就是巴丘湖。这里的记载非常明确具体，由此可以看出，古今华容县的地理位置大体上是一致的。

隋唐以后，史籍文献对古华容县的记载大有不同。《隋书·地理志》认为，隋代的华容县是由安南、南安沿袭演变而来。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华容，汉属陵县地，属武陵郡。刘表改为南安，隋改为华容。”这个记载表明，唐代的华容县是古属陵县的属地，这也就意味着古今华容县没有关联。因为，在汉代，华容县与属陵县是并存的。

一些重要的古籍文献关于古华容的记述也不相同。《水经注》关于华容县的记述有多处，如卷二十八沔水、卷三十二夏水、卷三十五江水，都涉及华容县，其记述大多与现在华容县的地理位置相符。但卷三十五中有一段记述，使后人对古华容的理解产生分歧。这段记述是：“杜预克定江南，罢华容置之，谓之江安县，南郡治。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。晋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。”晋置江安是确定无疑的，但江安县是否系罢华容所置，酈道元的这个记述是否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，有何依据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这个记述与史籍文献不合，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罢华容置江安，晋代就应该只有江安而没有华容，而《晋书·地理志》上华容和江安、南安是并存的。这说明，晋代并未罢华容置，或者，罢置后旋即恢复了华容置。

《通典》是一部很权威的著作，后来成为御用工具书①。但《通典·州郡典》上关于华容的记述令人迷惑不解。其记述曰：“石首武德四年置。有石首山，因以为名。即汉华容县”；“监利汉华容县，干溪水涌出。春秋时，楚章华台在城内。陶朱公冢在华容县西，碑见在。又有荆台是也”；“华容汉属陵县也。隋置此县。古华容在竟陵郡”。把这三条记述联系起来看，不难发现其中的矛盾。众所周知，现在的华容、监利、石首山水相连，是近邻。说监利、石首是从古华容县分出来的，这没有错。但说古华容在竟陵郡，那就不好理解了。竟陵当是现在的天门市，不说与现在的华容不搭边，与汉代华容县属地的监利、石首也相距较远，中间还隔着潜江和仙桃（沔阳）。潜江和仙桃的部分地域或许古属竟陵，但监利、石首没有属过竟陵，古华容似乎不可能在竟陵。唐代的另一部地理专著《元和郡县志》，以为“华容县本汉属陵县地，吴分置南安县”。②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里也提到了古华容县：“华容即今之监利县，非岳州之华容也，至今有章华故台在县郭中”③。沈括的说法并未经过认

收藏文章

阅读数[948]



周访问排行	月访问排行	总访问排行
● 鲁迅和许广平犯有“通奸”罪吗？		
● 现实主义还是色情主义？		
● “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”了吗？		
● 不要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混为一谈		
● 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...		
● 文学如何向现实“说话”		
●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		
● 当代文学的若干问号		
● 期待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		
● 暧昧的“民间”：“断裂问卷”与90...		

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

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“中国文学网”会员，请登录后发表评论；或者您现在注册成为新会员？

诸位网友，敬请谨慎网上言行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。

验证码:

真细致的考证，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说法，有位叫章珊的学者，1988年写过一篇《沈括误证章华台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历史地理》集刊第六辑上，所驳斥的就是这段话。但章珊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章华台和古华容城之所在。

地方志书关于古今华容的记载也不一致。宋范致明的《岳阳风土记》记载：“吴太帝分孱陵地，于今县河东二里，置南安县。或云刘景升所置。宋志以为晋武帝分江安立”^④。范致明的第一、二种说法沿袭了《旧唐书·地理志》的观点，但将其具体到“吴太帝”“于今县河东二里”，则是范致明本人的观点。范的这个观点所依据的是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至于第三种说法，南安县系晋武帝分江安立，《宋书》的记载并无错，这本来就是一条与华容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记述，因为《宋书》上另有“华容，公相，汉旧县。晋武帝太康元年省，后复立。”的记载。《(嘉靖)湖广图经志书》(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)认为，华容县“本孙吴孱陵县地，晋置南安县，梁置南安县，寻罢。隋开皇中改为华容县。”《(隆庆)岳州府志》认为，华容在春秋时期称容城，定公四年，许迁于容城，即此；汉代，华容“东境为华容县，隶南郡，西境为孱陵县地，隶武陵郡”。《(万历)湖广总志》也认为，汉代，华容“东境为华容县地，属南郡，西境为孱陵县地，隶武陵郡。”同时，认为华容县在三国、晋、南北朝均为南安县，南朝齐为华容县，南朝梁、陈为南安县。隋开皇十八年改为华容县。明孙羽侯(1556-1617)的《(万历)华容县志》，对华容县历史沿革的多种说法提出质疑。他提出，按照《岳阳风土记》的观点，华容在三国吴时由孱陵分立置南安县，“然是时吴已立公安，晋初改江安，岂孱陵分为三乎？”又提出，“夫今华容，既曰南安，萧梁改南安湘郡，而古华容又析分监利、石首，则晋之所谓华容者谁邪？”经过质疑和思考，孙羽侯最后认为：“意古者华容，地广，跨江东西皆其境土。西鄙近安乡者，或为孱陵。东鄙则仍华容，与监利、石首共为一县，至晋乃分而三也。”清代，有关人士又否认了明代人趋于统一的观点，认为华容县为汉孱陵县地，汉华容县与今华容县没有关系。《(乾隆)湖南通志》、《(光绪)湖南通志》和《(光绪)华容县志》，都是这么认为的。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唐华元主编的《岳阳阳略》认为，“早在229年(三国吴黄龙元年)，华容县即已建县。”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《华容县志》认为，华容建县始于晋太康元年(280)，西汉设置的华容县与今华容县没有关系。但县志编纂人员的意见也不一致，在“沿革”一节的后面加了两条附注，一是“今华容县全境皆汉华容说”，二是“今华容东北部分为汉华容说”。

当今史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，认为古华容县故城在潜江西南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(1911-1992)在其发表于《复旦学报》1980年增刊的《云梦与云梦泽》一文中，认为华容故城在今潜江县西南。复旦大学张修桂(1935-)教授在其发表于《地理知识》月刊1986年第5期的《赤壁古战场与华容道》，和发表于《复旦学报(社科版)》2004年第3期的《赤壁古战场历史地理研究》这两篇文章中，提出“可以肯定：潜江县龙湾遗址，就是章华台及华容县故址。”武汉大学方西生(1934-)教授在其载于《楚章华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的《试论章华台遗址在潜江县西南——即今龙湾镇沱口乡马场湖村》，和发表于《孝感学院学报》2003年第1期的《试论湖北潜江龙湾发现的东周楚国大型宫殿遗址》这两篇文章中，认为并强调潜江龙湾遗址就是华容县故城址。华容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黄光泽(1927-2003)先生也呼应史学界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，撰写了一篇名为《今古华容考辨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云梦学刊》1989年第4期上。黄光泽在文章中论述了“南今北古两华容”的观点，认为古今华容没有关联，古华容在潜江西南。随后，岳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朱培高(1945-)先生撰写了一篇题为《古今华容地域演变考》的文章，发表在《云梦学刊》1990年第1期上，对黄光泽和有关学者的观点提出了异议，对古今华容地域的演变作了一些考证。此外，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。武汉大学石泉(1918-2005)、鲁西奇教授在发表于《湖北大学学报(哲社版)》1995年第6期的《古夏水源流新证》一文中，认为古华容县地望“当位于今钟祥西北境胡集稍北处。”监利人武家璧(1963-)博士，在发表于《中国地名》杂志1996年第3期的《汉华容城与楚章华台地望考》一文中，认为“汉华容城在监利县周老咀附近”。

现代出版文献关于古华容的诠释，也有多种。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出版的《辞源》认为，古华容故城在今湖北监利县东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修订出版的《辞海》认为，古华容县治在今湖北潜江市西南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潘新藻著《湖北省建制沿革》，认为古华容故城在监利县西北。河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牟应杭编《古地名览胜》，认为华容县故治在监利县西北。湖北荆楚书社1986年出版的舒焚、张林川校注的《襄阳耆旧记校注》认为，古华容在潜江、监利之间，不是今湖南的华容。明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安作璋主编的《中国将相辞典》，认为胡广这个南郡华容人是“今湖北潜江南人”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黄惠贤主编的《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》，也认为胡广是“今湖北潜江人”。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衣兴国编写的《实用中国名人辞典》，则认为胡广是今湖北监利北部人。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当代学者，极少有人认为今华容县就是古华容

县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古往今来，关于古华容县地望，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说法：（一）古华容县在今华容县；（二）古华容县在监利县，包括监利县东、周老咀、监利县西北、监利县北、监利与潜江之间；（三）古华容县在潜江县西南；（四）古华容县在天门市（竟陵）；（五）古华容县在钟祥县西北境。以此看来，古华容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，古今华容是否存在承袭关系，仅仅依靠文献记载，和从文献到文献的考证，是无法澄清的，也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。必须要有更加真实可靠、而且有说服力的证据，才能澄清这一千古疑题。

二

《后汉书·胡广传》载：“胡广，字伯始，南郡华容人也。”毫无疑问，胡广这个“华容人”所指“华容”，就是汉代的古华容。最近，笔者在华容县找到了胡广的家谱——华容《胡氏族谱》，这为确定古华容地望找到了直接证据。族谱有两种版本，一种是1996年华容胡氏与岳阳其他县区的胡氏合修的岳阳地区《胡氏族谱》，另一种是1947年华容胡氏第十次续修的《南郡华容胡氏族谱》。此外，笔者还借到一本《全国胡氏族谱大通考》。这本书是由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所离休干部胡海(1927-)历时14年、行程4万公里、遍访全国18个省份后写出来的，近百万字，堪称中华姓氏单姓种巨著。通过这本书，可以了解全国胡氏的源流、分布、迁徙等情况。

《胡氏族谱》（以下简称族谱）始修于宋代，由朱熹撰序。在宋代正式修谱之前，胡氏家族就保存着记载胡氏先人生、卒、葬、配、嗣等资料的家乘《墨谱》，且此《墨谱》至今仍在，弥足珍贵。胡海的《大通考》将《墨谱》中记载汉晋时期胡氏先人的部分称之为“汉谱”，并认为此谱“实乃华夏汉文化之美也，宜其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从明代起，族谱实行计次编修。自明正统二年（1437）到民国三十六年（1947），共编修十次。过去所修族谱，均题名为《南郡华容胡氏族谱》。华容胡氏的堂号系南郡堂，又名安定堂。1996年所修族谱，将岳阳地区各县区的胡氏支派联合起来，合为一本谱牒。编修人员还请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、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何光岳（1939-）先生撰写了《胡氏源流考》，作为岳阳地区胡氏合谱的序言。

根据族谱记载，迁居华容的始迁之祖胡刚（前50—公元29？）字以直，号介堂，生于汉宣帝甘露四年辛未八月十五，卒年不详。胡刚原居湖北襄阳，汉平帝时，经大司徒马宫引荐，官大司空掾。值王莽篡权，胡刚清高有节，遂解衣冠悬府门，亡命交趾，隐于屠肆之间。公元23年，王莽败，胡刚返回襄阳故里，途径华容，喜章华胜景，遂落籍华容，定居于章华台附近，即今胜峰乡清水村。

胡刚系华容胡氏一世祖。1996年修谱时，经胡兆熹（1930-）、胡燕（1938-）先生考证，自周武王的女婿妣满封为陈侯，⑤谥号“胡”为第一世祖算起，胡刚当为第三十七世。1947年第十次修谱时，胡修益、胡修民等所撰《南郡华容胡氏授姓源流考》称，妣满为黄帝第四十八世孙。何光岳所撰《胡氏源流考》称，妣满是轩辕黄帝的第三十六世孙、帝舜的第二十八世孙。

自胡刚而下，族谱对胡氏人丁的繁衍发展情况，一代不漏地作了记载，包括历朝历代的胡氏外迁人口，什么时候由谁迁往何地，都记得很清楚。胡氏家族自南宋高宗建炎元年（1127）、即胡刚以下第三十二世开始使用统一的世系派序“自汉从隆盛，宗芝启兴云……”六十字的派序，到现在使用了一半。胡刚后裔本支一直世居华容，已有近两千年历史。目前，华容县的胡姓人口基本上是胡刚的后裔。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，华容县胡氏人口总数为1.36万人。

胡氏家族世居华容留下了累累墓冢。其中始迁祖和前十世的墓园有两处，都在华容县城内。族谱载有其墓庐图。一处名叫蒲团园（今荷花市场西头），葬有胡刚及夫人陈氏的合冢墓堂，在唐代，立有曾任澧州司马、北海太守，当时文名天下的江都李邕（678-747）题写碑文——“汉逸士胡刚墓”的高碑，宋代立有华容知县胡绾题写、用石料镌刻的墓庐联：“生前抗节薄新莽，死后崇封近圣宫”，元末明初毁于战火。后于明代成化年间复修高碑，由当朝礼部尚书黎淳（1423-1492）题写墓庐联：“墓宇重刊，贤明有后；汉朝往事，文献足徵”。另一处名叫柏科技园，在蒲团园以北不远处（今县公安局大院及以北地段），有胡刚以下二至十世胡氏先人墓堂20余座。墓地布置考究，排列有序。这些墓堂安葬着以下胡氏先人：胡刚长子胡宽及夫人周氏，胡宽（前19—公元50），字忠汉，又名功立，曾任扶风令；胡刚次子胡实（前16—公元51）及夫人赵氏；三世胡聪的夫人官氏，胡聪（公元8—86）在东汉明帝时为副尉，从耿恭分屯西域，胡聪死后葬县城东姚氏庙附近（胜峰乡石佛村）；三世胡清及夫人虢氏；三世胡浴及夫人陶氏；四世胡善的夫人闵氏，胡善（46—113），字南甫，曾任华阴令，死后葬县城以北石山矶；六世胡康、胡庚兄弟及夫人梅氏、柳氏，胡康和胡庚系胡广的弟弟，胡康（96—169），字仲始，曾任河南郡卷县令，胡庚（102—189），字叔始，曾任江州刺史；胡广第三子、七世胡宁，胡宁（126—？），曾任议郎、江苏沛县令；胡广之孙、胡硕之子八世胡根，胡根（163—169）7岁夭折，葬叔祖康公墓侧，曾立有东汉大文

豪蔡邕撰写的碑铭；九世胡班及夫人熊氏，胡班（200—272），字英官，曾任潮州司马，拜执金吾将军；十世胡龙及夫人丁氏，胡龙（233—299），字云从，曾任怀州主簿。

关于五世胡宠的墓葬，族谱记载没有葬入始祖墓园，葬在蒲团园东棊星门下(今荷花市场东南部)，这与《水经注》所载“夏水又迳交趾太守胡宠墓北，历范西戎墓南”的地理位置是吻合的。夏水又名沱江，即华容河。当时，华容河自石山矶分为两道，一为现在的河道，向东南流淌，胡宠之墓由于其子胡广在墓前立有显目的墓碑，河水从其不远处流过，所以邛道元将其作为河水流经此处的标记；另一河道入田家湖，经过范蠡墓南，向南流入赤沙湖，再汇入洞庭湖。胡宠的墓碑直到明代还保存完好。明正德六年（1511）状元杨慎（1488-1559），在其所撰《水经注所载碑目》一书“汉交趾太守胡宠墓碑”条下记曰：“在华容县，世误以为胡广，非也。慎同年孙世其，华容人，语予云，此碑今存。且叹道元考据之精确焉”。^⑥胡宠（73—150），又名胡贡，官至交趾都尉，系胡善之子、胡广的父亲。

族谱记载了墓园保护的一些情况。清嘉庆年间，由于墓园被损毁占压，胡氏裔孙胡承统等曾向时任知县周宪呈《保墓词状》，得允许重刊墓碑，修复墓庐。清咸丰年间，由于“土匪蜂起，毁县衙、抹祖冢、碎墓碑”，墓园屡遭破坏。后县署扩建占压甚多。清光绪年间，又有胡氏后裔胡德光等向知县刘朝昆呈《柏枝园蒲团园保墓词状》，得获准退让县署占压之地，允许培竖挂祭。民国年间，墓园时被挤占，但墓庐尚存。解放以后，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，墓园全部用作建设用地，不复存在。其中胡刚墓毁于1958年“大跃进”。

按照族谱的记载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，西汉名臣胡刚的始迁之地、胡刚及其以下胡氏先人的安葬之地、胡氏家族近两千年的世居之地，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华容县。

三

胡广是东汉名臣，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。胡广的母亲去世很早。查族谱，知其母江陵黄氏（75—93）生于明帝永平十八年乙亥二月初三，卒于和帝永元五年癸巳八月十八，年仅19岁。其母亲葬在古蒲团园附近。胡广的母亲死后，胡广的父亲胡宠续娶了原配的妹妹黄列嬴（76—169）为妻，生了弟弟胡康和胡庚。

对胡广的记载，族谱与有关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。胡广（91—172），字伯始，系胡刚六世孙。生于和帝永元三年辛卯五月初五，卒于灵帝建宁五年壬子三月初八。寿八十二。胡广成人以后，曾入郡府为散吏。二十七岁时，由南郡太守法雄举为孝廉。到京师参加章奏考试，被安帝定为天下第一。胡广进入仕途后，虽多次被罢官免职，或因病告假辞职，但朝廷总是对其“礼任甚优，”每次都是“未尝满岁，辄复进升。”历尚书侍郎、尚书左丞、尚书仆射；累升太中大夫、尚书令、太仆、太常、司空、录尚书事；出为济阴、汝南太守；入拜大司农、大司空，授太尉、进太傅。居朝五十年，历事安、顺、质、冲、桓、灵六帝。“五作卿士，七蹈相位”。胡广去世后，天子痛悼，诏五官中郎将持节奉册，赠以太傅安乐乡侯印绶，给官署专制梓楠棺木，赐葬洛阳原陵光武帝墓地，谥“文恭”，允诺其子孙一人世袭郎中爵位。熹平六年丁巳（177），灵帝思感旧德，命画师绘制胡广和太尉黄琼的画像，悬挂在宫内，诏蔡邕撰颂。蔡邕奉诏撰写的《胡广黄琼颂》，也一同悬挂在宫内，供皇帝和百官瞻省。

胡广所处的时代，是东汉中期。当时的吏治腐败非常严重。胡广为了挽救走向衰落的汉室江山，在杨雄、崔骃所作《官箴》的基础上，经过修订、增补，出台了作为朝廷规范各级官员思想行为的文献《百官箴》四十八篇，全力帮助皇帝整顿吏治。胡广的一生以奉行中庸之道著称，其性格“温柔谨素，常逊言恭色”。由于他一生“体真履规，谦虚温雅”、“柔而不犯，文而有礼，忠贞之性，忧公如家，”最终获得了“穷宠极贵，功加八荒”的成就。胡广“尊而弥恭，劳思万机，”一直到年迈体衰，在任上去世，没有些许懈怠。对胡广的评价，东汉末年史学家赵晔在《东观汉记·胡广》中写得简练而准确：“达练事体，明解朝章。虽无谗直之风，屡有补裨之益。”^⑦范晔在《后汉书·胡广传》里用两句话作了概括，显得颇为精到。一句话是引京师谚语：“万事不理问伯始，天下中庸有胡公。”另一句话是“汉兴以来，人臣之盛，未尝有也。”这说明，胡广在历史上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他不但受到几代皇帝的器重，受到当朝文武百官的尊敬，而且还受到天下百姓的拥戴。真是难能可贵。

胡广是东汉大文学家蔡邕（132—192，字伯喈）的老师。胡广家里的大事小事，蔡邕都要出面为之料理。族谱共载有蔡邕为胡广及其家庭成员撰写的碑、表、铭、赞、诔等文章十篇，这些文章是：《汉交趾都尉胡君夫人黄氏神诔》，《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》，《太傅胡公碑铭》，《胡公碑》（一作《祭太傅胡公文》），《太傅祠前铭》，《太傅安乐乡侯胡公夫人灵表》，《议郎胡公夫人袁赞》（此胡公夫人系胡广三子胡宁妻赵氏），《陈留太守胡公碑》（陈留太守胡公系胡广四子胡硕），《胡硕碑》，《童幼胡根碑铭》（一作《幼童胡根碑铭》）。上述文章，均可以从《蔡中郎文集》中找到^⑧。从蔡邕的 these 文章可以看出，蔡邕对恩师及其家庭成员

敬重备至，关爱有加。其关系非同一般。以上十篇文章，共涉及胡广上下四代六人。蔡邕以受业门人身份撰写的纪念、赞颂胡广的文章有四篇，均极尽夸耀褒扬之能事。蔡邕在《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》中写道：胡广“五蹈九列，七统三事；谅闇之际，三据冢宰。和人事于宗伯，理水土于下台，训五品于司徒，耀三辰于上阶。光弼六世，历载三十。自汉兴以来，鼎臣元辅，耆耄老成，勋被万方，与国始终，未有若公者焉。”这是蔡邕对胡广辉煌人生的概括和总结。

胡广为官50多年，其中居公相位30余年，其在华容老家生活的有效时间肯定不是很长。不过，胡广青少年时期在华容度过。为官期间，多次因罢官免职或称病告假回华容老家居住。华容老家仍然有胡广留下的遗迹。

一是“伯始书堂”。在华容县城以东30里的靖庐山下，有胡广少年时期的读书之所“伯始书堂”。南宋乾道年间，知县胡绶曾对伯始书堂进行重修，招收学子，授业其间。明《（弘治）岳州府志》对此有记载：“伯始书堂，在县东三十里宝慈观右，胡伯始读书处。宋县令胡绶创精舍，招生肄业其中，因指其所为汉太傅胡广读书之所”。明《（万历）华容县志》亦载“伯始书堂在观右。相传汉胡广读书处。”现在，靖庐山下仍然存有伯始书堂遗址。

二是“伯始山”。在华容县终南乡北里村，有一座伯始山。相传胡广有一次被贬为庶人，还乡后，在这临近洞庭湖的小山上，修建了一座伯始别墅。后别墅不存，人们仍然称这座山为伯始山。晋、唐时期，人们在山上建了一座太尉庙，立以太尉神像，供后人焚香拜祭。到了宋、元时期，佛、道并起，有巫祝想以此谋业营生，遂将太尉庙改为北里社。所立神主多为荒诞不经者。一些年以后，北里社也损毁倒塌了。到了明景泰年间，当地人士高星凡、郑云一等凑资重建北里社，并请时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华容贤达董廷圭作记。董廷圭于明景泰五年（1454）撰写了《重修北里社碑记》。董廷圭在碑记中，阐述了伯始山的由来，谴责了巫祝托以窃衣食的行为，提出了要纪念大禹、季札等正义者和胡太尉、张睢阳等有殊勋者。董廷圭说：“若胡太尉者，身事六帝，称天下中庸。夫中庸之德，孔子谓为鲜能，而太尉能之，虽不记，亦宜以血食千秋，与日月共存万古者也。”现在，伯始山庙宇无存，建有一所学校。

三是“太尉祠（或曰太傅祠）”。胡广逝世不久，华容县就建起了太傅祠。将蔡邕撰写的《太傅祠前铭》镌刻于石，立于祠前。后历朝历代，屡修屡废，屡废屡修。明代嘉靖年间，有人提出重建太傅祠，岳州知府陆垵却提出，华容县最值得纪念的应当是胡刚，胡广是胡刚的后代，按世序先后，“则广宜降就旁列”。于是，建了一座胡刚祠堂，将胡刚列为首祀，胡广列为配祀。当代著名诗人孙宜（1507-1556）撰写了《汉逸士胡刚祠堂碑》。最后一次修祠，是民国元年（1912）。时任华容县知事谢赓云应胡氏后裔胡修深呈请，出百金，命建祠。祠建在原太傅祠的遗址上，就在县署的后面（今县公安局院内），名为“太尉祠”。太尉祠建起以后，谢赓云于1913年题写了太尉祠联：“三世名臣钟一代，千秋血食慰重泉”。1937年，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民政厅秘书的华容人贺冕，为太尉祠撰写了《太尉祠碑记》。解放后，县人民政府将太尉祠收为直管公房，后因建设需要拆毁。

四是胡太傅宅。胡广故宅在县城南街。到唐代，后人在其故基上建起了一座五显庙。五显庙神主系胡广的父亲胡宠。明《（隆庆）岳州府志》载：“旧志以学南五显庙为汉太傅广故基”。清同治癸酉科（1873）拔贡张洸，写过一首《咏太傅故宅》的诗。

勿容置疑，东汉名臣胡广这个华容人，是地地道道的华容人。绝不是、也不可能是潜江人或监利人。

四

华容胡氏族谱所记载的胡刚、胡宠、胡广等我国汉代的著名历史人物，这些胡氏名人与《后汉书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蔡中郎文集》所具有的特定关系，自西汉末年胡刚迁居华容以来，胡氏家族世代在华容县留下的累累墓冢，胡广在华容县留下的多处遗迹，胡氏家族现有在华容县的1.36万人口和世居华容近两千年的事实，形成了一个综合性、系统性、连锁性的证据。这个证据十分清楚地证明：现在的华容县是由汉代的古华容县沿袭演变而来，古今华容一脉传承、同为一地。古华容县城地望位于现在华容县城东北郊，即县工业学校和原县针织厂所在的那片高地。当今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，把古今华容的承袭关系割裂开来，一刀斩断，认为古今华容没有关联，把古华容县的县治确定在潜江市西南，或者确定在其他地方，这都是完全错误的。“南今北古两华容”之说是不能成立的。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和《中国将相辞典》等现代出版文献关于“华容县”和“华容人”的注解和诠释是错误的或欠准确的。

华容县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厚重。“华容”之名的由来，明代曾有人提出推断，认为是由“章华”、“容城”合并而来。《（隆庆）岳州府志》载：“古华容意亦以章华、容城兼而名之欤”，明郭子章《郡县释名》载：华容“县之得名，疑合章华、容城言之。”现在看来，明人的推断是不无道理的。春秋时期，华容称容城。公元前534

年，楚灵王在这里修建了章华台^⑨，“章华”之名含有高贵华美的意思。于是，后来有睿智之士，将这两个名称各取一字，合而为一，名为“华容”。这就是“华容”的含义和来历。

在华容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五六千年前就有先民在这里生活劳作。二十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，湖南省文物考古部门通过对境内的车轱山、石家港^⑩、刘补台、鳖山坡和七星墩等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，找到了古人类在这一带活动的实物证据——铲、斧、铤、镞等石器和鼎、簋、壶、豆等古陶器。其中车轱山遗址经历了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龙山文化等阶段。上古时期，华容没有确定的地名，或者说没有文献记载这里的地名。唐虞时期，华容当属“云梦苍梧之野，古三苗之地”。到了夏代和殷商时期，可以根据《尚书·禹贡》等文献记载推断，华容当属“荆州之域”或“荆蛮之地”、“荆楚之地”。春秋时称容城。西汉始建华容县（公元前 206年）。至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实行郡县制，已立南郡，华容属之，而华容是否在秦代建县，由于没有史籍记载，遂无法确定。但是，从西汉南郡建制由秦沿袭而来推断，华容在秦代业已建县的可能性极大。■

注释：

①乾隆皇帝称赞《通典》“本末次第，具有条理，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”。

②详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十七。

③详《梦溪笔谈》卷四，辨证二。

④范致明《岳阳风土记》为明嘉靖甲辰年岳州通判许岳重刻本。

⑤妨满封陈侯，详司马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·陈杞世家》。

⑥杨慎《水经注所载碑目》为上海图书馆藏明嘉靖十六年朱方刻本。

⑦赵晔《东观汉记·胡广》，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《二十五别史（6）》第204页。

⑧详中华书局1991年版《蔡中郎文集》卷四、卷五、卷九。《胡广黄琼颂》详外传。

⑨章华台，又名楚王台，公元前534年楚灵王建。遗址在华容县城东北郊胜峰乡清水村三组，至今保存完好。历代地方志书均有章华台在华容县城的记载。

⑩《考古》杂志1960年第11期称“时家岗”

（本文原发表于《船山学刊》2006年第4期，发表时，为节省篇幅，将第一部分略去）

发言者：hrjiang123 发表时间：2007-11-22 9:56:00 IP地址：
58.44.16.*

监利县在唐代隶属竟陵郡。华容老江

[更多评论](#)

[关于我们](#) | [联系方式](#) | [意见反馈](#) | [投稿指南](#) | [法律声明](#) | [招聘英才](#) | [欢迎加盟](#) | [软件下载](#)

永久域名：www.literature.org.cn www.literature.net.cn E-Mail：wenxue@cass.org.cn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